

陈丹燕



漫卷西风

上海译文出版社

漫卷西风

陈丹燕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卷西风/陈丹燕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5

I. 漫... II. 陈...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4

ISBN 7-5327-38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3900号

本书部分图片选自*Esterhazy* (©1993 by Verlag Sauerländer)、*Klimt* (©1996 by Phaidon Press Limited)、*Wien* (©1998 by Casa Editrice Plurigraf), 其余均为作者本人拍摄。

漫卷西风

陈丹燕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吕剑影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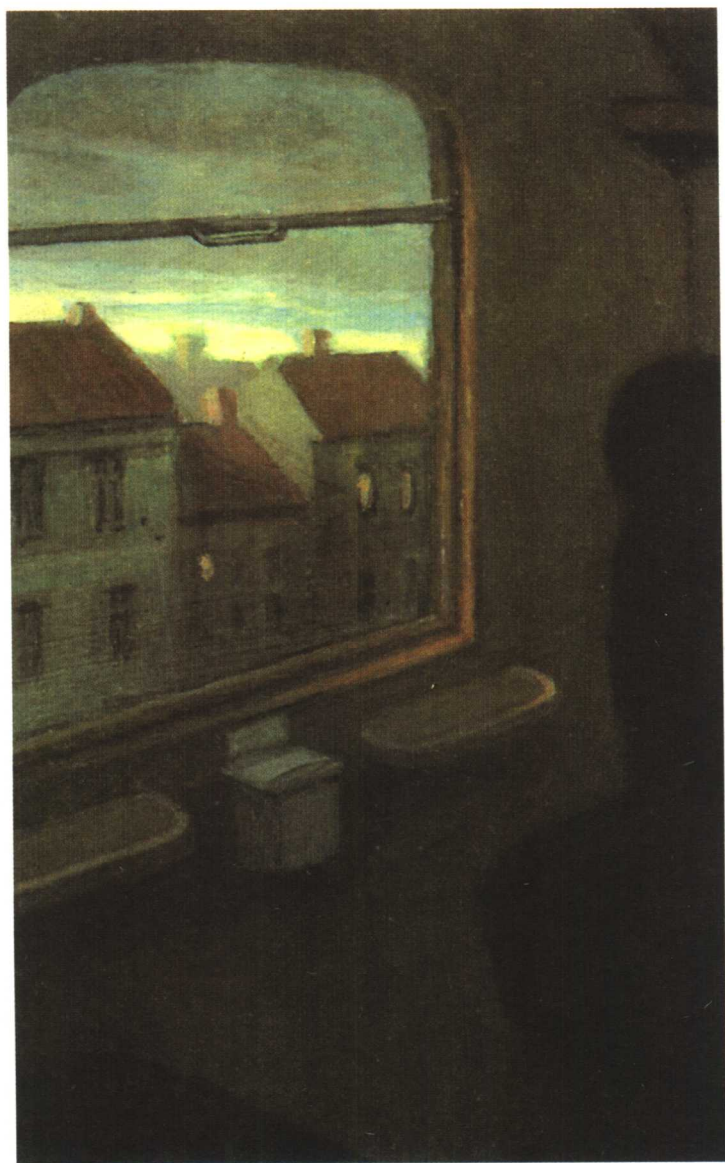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5 字数9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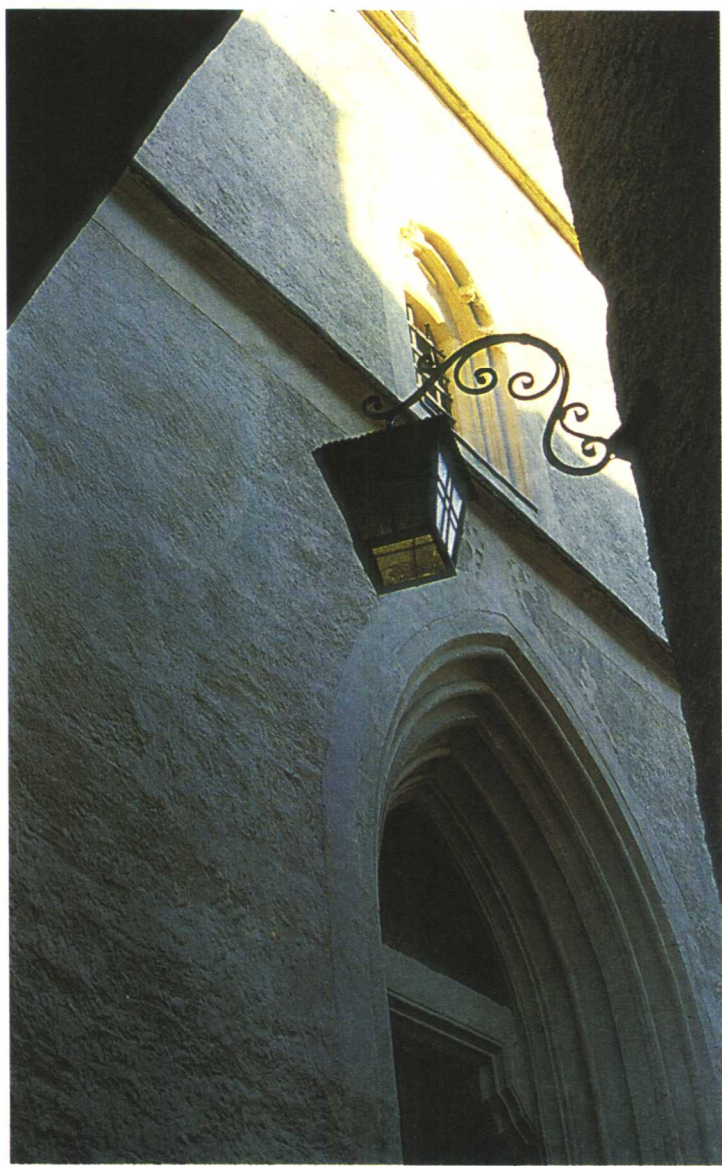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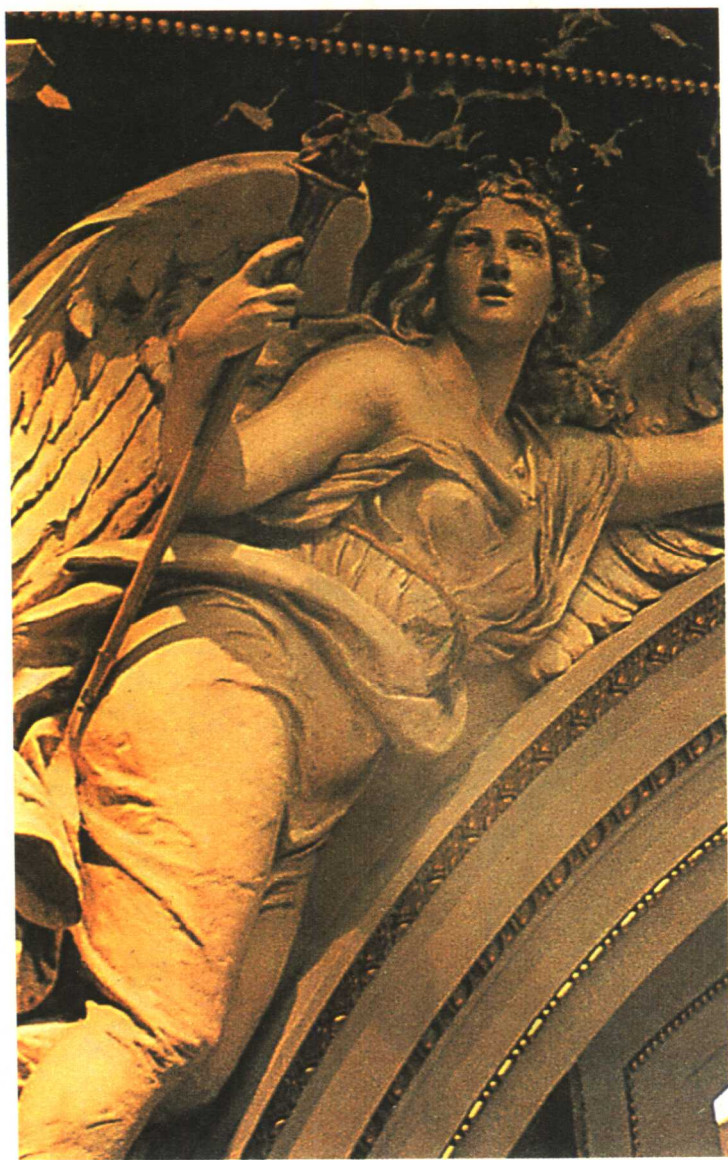
ISBN 7-5327-3858-2/I·2160

定价: 2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941616)









旅行

在我开始去旅行的时候，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为我这十六年里断断续续的旅行写书。一个人，在大半年辛苦工作以后，带着来自海外的版税，背上照相机和晕动药，远走他乡，没有旅伴，没有导游，有时甚至连自助旅行的书都没有，凭着一张地图，或住朋友家，或住鸡毛小店，直到将可以用的版税用光，然后回家，再开始新一年像江南的水牛那样辛苦地工作。实在是因为沉迷，如同独自一路沉到深深海底的那种孤独，紧张，窒息，恍惚和极端的自在。

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全凭命运的指引，去看到那些静静注视的眼睛，是的，我还带着它们在我脸上和身上留下的重量；那些充满往事痕迹的博物馆，那些充满未知阴影的教堂，是的，它们的确总让我想到子宫温暖的内部，但这个感受的确是来自于别人的暗示。那些阳光遍地的，有时回荡着钟声又有时回荡着歌声的广场。那些懒洋洋，无须整个吃饭的过程都挺直后背的小饭馆。那些咖啡馆靠窗的桌子，是的，我还记得那些桌子上别人撒下的窸窣作响的砂糖，那是种无意的甜蜜，

尽可以想象那是茨威格留下的，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或者刚从东柏林成功逃亡的诗人，或者将被生活碾成碎末的画家。咖啡馆桌子上的砂糖末，可以是一部完整的欧洲心得。还有充满了孜然香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十八世纪伦敦老房子里充满耗子尿气味的旧书店。

无数的旅行片段，并不只为将来的回忆，它们更像圣诞节美国小城里各家在门口点燃的烛光之路，一点一滴地引导我走向前方。就像夜晚晴空的星星，在那样晴朗的星空下，找到了北斗，就想要找到大熊星座，然后又想找到射手座——它那样热爱自由，受不得约束，又执着于自己，不肯迁就——那是我的星座。从长崎，到了慕尼黑，然后是柏林、罗马和巴黎，还有萨拉曼卡以及波尔图、圣彼得堡和克拉科夫，当然还有维也纳和托斯卡纳。它们是我自己天空上的星星，我的一小段生命在那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有时我要长风万里，有时我要归于内心，有时我要抹去自己身上所有身份的痕迹，就渴望当一个透明的人，有时万里、十万里之外，竟然回到的是自己的内心，看到那里这些年来，从美国中部柔软的平原，渐渐成为马来西亚缤纷的热带雨林。有一天，在美国的东海岸，路过康州的纽黑文，看到一片大海，开车的人说：“那是大西洋呢。”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一年的一个黄昏在葡萄牙的海边，冰凉的暮色里看到太阳从正中落到大海里，那是因为我处在正西方的缘故。我惊醒，原来这样一年不知下一年的旅行，慢慢地，从大西洋这一头的大陆

走到了那一头的大陆。又有一天，再路过康州的纽黑文，再看到一片大海，我指着那里对人说：“看那是大西洋呢，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波尔图的海边看到过？”那人说，“是的，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那却已是二〇〇〇年的秋天了。

虽然算命的人说过我有十一年的驿马运，若不在驿马上，便不得安宁。可它如今已经十六年了，还没停止。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走得这么远，也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么多的时间。每一次，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城市。漫长的旅行，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和事，在那一年大西洋灰色的波涛中一一涌现出来。我也从没有想到过，竟然有那么多留在我的心里，几乎伸手可及，但却早已永别。而以为一定是永别，却总有机会再次造访。我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馆，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第六次去那里，是二〇〇五年的夏天。哈维卡夫人在那年春天安详善终，我却仍在那里喝了从前的米朗其咖啡，并怀疑如今这杯咖啡是否地道。那一年，我已经多少知道了一点我自己，作为一个喜爱别人东西的人，驿马便是宿命。

目 录

旅行	1
扣眼里别上一枝栀子花	1
Once Upon a Time	51
樱桃树下的埃尔弗	105
河流之蓝	141
迟到	179
跋	215

扣眼里别上一枝栀子花

灰 绿

在柏林哈克什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我从图画书的架子上抽出一本图画书，偶然地。

灰绿色调子的封面，现实主义风格的功底深厚的画风，画着我熟悉的灰绿色的大街、石头墙面的大房子。有一只心事重重的兔子，以自持而不刚毅的姿势在房子前走过。它微微垂着头，以致耳朵都向前耷拉下来，它的体面里有点黯然与紧张，因为命运让它勉为其难。它拖着长长的影子，走着，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但并不热衷。它的样子，它身上的衣服，让我想起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为了安抚拿破仑，他曾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拿破仑。他也穿着镶墨绿呢领子的上衣。

是的，这本图画书让我想起了维也纳。温文尔雅的感伤无所不在的地方，它脆弱而自重。第九区的古老街道上，整街整街，都静立着那样的大房子，人经过它的身边，显得软弱和敏感，像身材矮小的孤儿。维也纳是个不光有温文尔雅的感伤，而且也时时把玩这种感伤的絮絮叨叨的城市，非常布尔乔亚。

每次去维也纳，那里总下雨。

雨水一条条地，从咖啡馆露天座翻起的椅背上滴落下来。下

维也纳街景。



午时分，咖啡馆里常有乐队演奏室内乐和一些多年以前的小曲。说是小曲，也都是舒伯特式的。矮个子、深色头发、讲究礼仪的男人们尽心尽力地演奏着，但他们脸上有明显的不快和紧张——提琴因为雨天潮湿的空气，音色不怎么对头——以及吃惊。他们一边继续演奏，一边不相信竟然能容忍自己这样演奏下去。我打着伞，从沿街边的窗外看进去，他们的脸常让我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意外。从前施特劳斯也常在环路上的咖啡馆里拉小提琴，至今在席德林咖啡馆里还保留着他拉琴的蜡像。他也是个小小男子人，深色头发。他的姿态里，有种老维也纳式的恣意和陶醉。

维也纳席德林咖啡馆。施特劳斯曾在这里为客人拉琴，现在保留着他拉琴的蜡像。



现在咖啡馆里的人不再像从前那么挑剔音乐了，或许也多年没有父辈的好福气，花一杯咖啡的钱，就能欣赏到施特劳斯的琴艺。现在咖啡馆里的人，在音乐声中，蜷缩在磨得光秃秃的丝绒扶手椅里。墙上嵌在描金的枝蔓与贝壳中的镜子，已经天长地久地发了黄。大理石的咖啡桌面上，有被年复一年的新杯子底磨出的细纹。斜斜地贴着桌面望过去，那上面静静蛰伏着成千上万的划痕。从欧洲最好咖啡的精益求精，到战争时期用品的粗劣，杯中物已经早早化为某人在某年某月加快的心跳，但杯底的划痕仍旧留着。如今咖啡馆里的人，默默地读书，或者发呆，在音乐



维也纳街景。

中不动声色。他们与旧桌椅和发闷的旧音乐浑然一体，但个个都不再有当年在咖啡馆里结党的意气。

下雨的时候，不光是琴的声音发闷，咖啡的香气也有些发闷，甚至连牛奶都不如从前的香浓与活泼。将它注进咖啡里，它便重重跌到杯底，然后才一卷卷慢腾腾地潜上来，如同乌云翻滚。人人都吩咐服务生说：“请来烫一点的。”这咖啡就是将上颚烫起了皮，也还是不如回忆录里的好喝。甚至也不如美国中西部旅馆里提供的速溶咖啡包，那咖啡包简陋无趣，倒有可能给你“居然也是咖啡”的惊喜。下雨天，真是不能在维也纳的老咖啡馆里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音乐掠过耳朵，心情总是越来越黯淡下去，一脚踏空的感觉像没消化的牛排一样顶着。然后，未放下的心事，一件一件地被想起来：日本人的飞机炸了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大火烧了整整一天；张元济站在自家在上海市区的院子里，看着远远的浓烟，东风将灰烬吹到市区，雪一样地落下。他心里最知道，那些灰烬，不是图书馆里小心保存着的中国珍本、孤本书，就是印刷厂里存着的几十令纸张。他的一家一当，变成漫天飞舞的纸灰。忘了是谁的回忆录里写，张元济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站了一天，什么也没说。连我结婚前捧着一束花走在路上，被迎面而来的女人撞掉的事都想了起来：白色的雏菊散落在被冬天雨水打湿的地上，花瓣都脏了。

“噢！”我这样惊叫。这么多年，这件事还一直不敢告诉我妈妈，怕她为此心烦。如今想起来这千里万里之外，多年以前的事，心中还是忿忿的，还是不肯释怀。

在环路上的歌剧院，方方正正的，淡黄色的房子，已被雨水淋湿了，像一个被忘记投递的包裹。傍晚剧院开演前，衣冠楚楚的人们在马路上急急地左奔右突，像兔子一样跳着，为了躲避自己脚上的漆皮鞋踩到路上的水洼。穿燕尾服的男人们跳起时，带动了身后那两片烫得平平整整的黑色礼服。大多数人还是穿传统的礼服去歌剧院，孩子们也是这样。我看到茨威格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写的小说里曾描写过的黑色天鹅绒上衣，此刻还服帖地穿在一个少年的身上。他反而不跑，只是急急跟在父母身后走。他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梳得一丝不苟，带着一股子旧日上流社会子弟身上的规矩和乏味。

从停车场到歌剧院入口处的短短几个街口，歌剧院开演前，三三两两都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的黑人。

那些匆匆经过的黑人，很快就不见了，就像旧维也纳的幻影。街道再次寂寥下去，于是现代欧洲街道的那种钢铁般的精确，从雨中再次浮现出来。

从玻璃门外望去，那些珠光宝气的人云集在歌剧院的巴洛克门厅里。他们无声地笑着，彬彬有礼地点头，行接吻礼，一路缓缓地向那富丽堂皇的建筑深处退去。歌剧院的门厅几乎整天都是灯火通明的，因为一天里有五次参观歌剧院的节目，专门接待旅游者。但是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璀璨。女人身上的珠宝、男人身上的一丝不苟的黑礼服，使这里好像突然苏醒过来似的，焕发出巴洛克建筑那种暖融融的洋洋得意，毫无节制的奢华，那曾经是在旧时代的油画里看到的情形。当巴洛克还活着，锋头正健，